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专刊



苗岭 文学

2001 · 秋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专刊



苗岭 文学

2001 · 秋

主 办:凯里市文联

社 长:邓友军

主 编:周祖亮

编辑出版:苗岭文学杂志社

美术编辑:何春泓

地 址:贵州省凯里市营盘西路 26 号

电 话:(0855) 8223695 8226463

邮 编:556000

准 印 证:黔新出[图书]2001 年一次性内资准字第 052 号

印 数:500 册

印 刷:贵州省黔东南州彩色印刷厂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专刊

(1921——2001)

目 录

纪 念 专 稿	春秋大梦.....	韦文扬(1)
	南湖棹歌(外一首).....	杨再将(6)
	唱支山歌给党听.....	山 间(7)
	颂改革开放二十年(二首).....	苏双合(8)
	如梦令——庆党八十龄.....	祝永祥(8)
	洪峰挡不住,毕竟渡江去	傅安辉(9)
	遵义会议精神永存	杨鹤立(11)
	党旗飘飘	杨鹤立(12)
	党恩铭在心(外一首)	龙立初(14)
	南湖的船	张应华(15)
	长征,永远的故事.....	李春玲(16)
	党课	李春玲(17)
	喜相逢	皮悟成(18)
	我与古人咏神炉	杨光全(19)
	向往你的方向	纯 子(25)
	希望在奋斗中升起	纯 子(26)
	夜郎新貌	龙家锡(27)
	腾飞的凯里山城	文正斌(28)
散 文	凯里战斗的目击者	孙养田(29)
	党旗	皮悟炳(30)
	思思南花游	李开藻(31)
	难忘爱和苗寨行	杨涛声(32)
	下司游录	龙兴荣(36)
	龙潭溪	肖春彪(37)
	神秘的从江(电视解说词)	孙舜阳(38)
	美啊,平寨生态渔业村.....	皮悟炳(41)
	数月与农活 ——苗族风俗趣谈	杨鹤立(42)

散文	早逝的桐叶	罗国刚(44)
	悠悠我心,尴尬我心	欧阳克俭(46)
	老 钟	李 峰(49)
	老 家(五题)	龙兴荣(50)
	生日赞歌	吴运针(52)
	农事札记(六题)	杨秀刚(53)
	乡间小路上的断想	张 静(61)
	怀念我的夫君郭清明	黄荣丽(63)
诗歌	山那边哟好地方	潘俊龄(74)
	西部,世纪家园	沈成君(78)
	苗岭山乡	李 茂(84)
小说	思 君(六首)	宋 端(85)
	红黑要离	赵荣晖(87)
相声	婚 殇	周晓光(88)
方言小品	跟	黄必先(96)
杂谈	梦想成真	吴永安(101)
评论	“法治”“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好方略	石家汉(106)
书评	坚守与发展 ——读余一元的诗	张 劲(110)
	关注妇女命运 探索西部开发 ——读杨育泽长篇小说《拐·拐·拐》	傅安辉(113)
	逼近生命的底线 ——读杨育泽小说《拐·拐·拐》札记	余达忠(115)
	读长篇小说《拐·拐·拐》	杨胜学(118)
	一本奇书在凯里定格	周祖亮(119)
学员作品专辑	瞎子吴	杨顺才(120)
	我的中秋节	杨胜洪(123)
	我的文学梦	王礼堂(124)
	鸟 趣	孙小敏(125)

· 文 讯	凯里市文联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友君(126) 凯里市文联、作协举办小说《拐拐拐》作品讨论会 友君(127) 凯里市文联文学、新闻写作培训班招生简章 文联(128) 《新闻坯稿件模》征订启事..... (129)
歌 曲	甜滋滋的梦 吴如标词曲 金色芦笙寄深情 杨秀芬词 吴如标曲 歌舞的海洋 吴如标词曲 来啊来,欢迎你到苗乡来..... 段扬原词 永安改词作曲 直箫对着山月吹 段 扬词 甘方华曲 大山,我的摇篮..... 肖玉琮词 甘方华曲

春秋大梦

苗族 韦文扬

—

在漆黑难捱的长夜里，有一星圣明之光，在苗族人民眼里闪过——那是一张电文，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

各军团政治部主任：

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

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批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

二、山区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

三、加强纪委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委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李(富春)

这是二十世纪一支名叫“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队总政治部给它的部属下达的指示。

在一九三四年这个隆冬里，一股千年未有的春风以其震撼心灵深处的内劲力，穿透了积压五千年的坚冰，掀起了苗家人深埋在死海五千年的希望。这个冬季里，有一串串振奋人心的故事被这个以口传文学著称的民族迅速传遍他们居住地的各个角落。在施秉马号，苗族农民杨秀平买了三百斤地瓜(红薯)，准备赶场拿到运河卖，听说红军来了，他跑得慌忙，忘了关门。等他从山上回到家，地瓜不见了，却见地上有一堆铜钱。这堆铜钱是红军每拿一个地瓜，就丢下一个小钱汇集而成的；台江县革东苗族农民张老桥，夫妻两人，无儿无女，靠卖柴养猪维持生活。红军来时，他家里喂有一头肥猪和一头小猪。夫妇俩由于受国民党的宣传，扔下猪跑到深山里躲藏。回来时，不见了大肥猪，只有小猪在吃食，老桥靠在猪圈里看小猪吃食，心里在哭。等小猪吃完食，猪食盆里现出一堆光闪闪的银元，一数，共有四十元。他激动得老泪横流；施秉县六合乡是苗家居住区，国民党的统治鞭长莫及，每个寨子都有保寨的武装组织。红六军团某部深夜进入这里，一位红军指挥员的手电光召来了四山的牛角号和盲目的枪击。红军被火力封锁在山沟里。战士们弹上膛，刀出鞘，只等指挥员下令反击。指挥员从枪声和牛角号中判断出是苗胞的误会，他没有命令反击，天亮后，他卸了枪，背了两个钱串袋孤身上山，走进廖洞村，向苗民们宣传他们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以及他们的政策。他把两袋银元倒在桌子上：“事先来不及通知你们，发生了误会，这点钱，就算是赔偿你们昨夜消耗的子弹吧！”苗家人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祖祖辈辈哪见过挨了

打还赔礼的兵？苗家人急忙打开寨门迎红军……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过黔东南苗疆虽然只是一瞬间，对于五千年的历史而言，几乎还不到一眨眼的功夫，而红军对苗瑶民的口号，却像金子一样被苗族人民用心灵珍藏着，它萌动了苗族人民的念头。苗族又开始把心悬起来等待。毕竟，曙光已经出现。

二

历史是不堪回首的，在古今的战争灾难史里，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例涿鹿之战了。

涿鹿之战的灾难不在于战争现场，虽然它是举世闻名当时中国原始部落最大的两个集团全员参战之规模。无论多么正义的战争，总是要造成生灵涂炭，破坏人类已创造的生产资料以及给后人带来的灾难总是难免的。战后人们将用很长的时间来医治战争造成的种种创伤，泯灭恩仇，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其间经历几代至十几代人。涿鹿之战所制造的灾难却空前绝后地笼罩魔缠着战败者的后人五千年时间，横贯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在苍茫浩淼的五千年岁月里，战败者的后人永世相续地做着一个个噩梦。

位于河北省西北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承载了这场悲壮的古老战争。史前的这块肥沃土地上，中华大地上，文明初曙两把最明亮的火炬——华夏文化和东夷文化在这里“火并”。中华三大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炎帝同九黎蚩尤在这里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搏杀。

当时的东夷集团九黎部落生活在长江、黄河中下游一带，他们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不断地辛勤开拓，经济文化已走在了当时历史的前列，成为雄踞东方的一个强大部落。他们西向发展。而同样在文化经济上有高度发展的黄帝部落由喀喇昆仑山沿黄河之源向中原挺进。两大集团为争夺黄河流域这片肥沃的平原地带而战。

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场战争最终决定了炎黄部落是黄河流域的主人。在古代，为争地而战，胜者得地，败者被驱赶到更边远的边缘去谋生。这并不奇怪，所无法理喻的是，这一战竟成为一个民族的五千年的大劫难。蚩尤九黎部落从此用五千年来进行大迁徙、大逃亡。

三

苗族的巫师们一般都要把死者的亡灵引到黄河上，交待给黄河，让他们在这儿与亲人诀别。黄河是这个民族的生死界，“来到黄水河/江水浑噩噩/咱们手牵手/才能渡黄河……”战败的九黎部落除被俘部份融合于黄帝部落外，举族南迁，渡过黄河，来到长江中游，这里北是云梦大泽，南有三湘两湖。好一派“荆天楚地”！

“黎”和“苗”这两个字都是中原文字，是后人取义命名的族名。黄帝因与造车有关得轩辕名，炎帝因掌握火的技术而“以火德王”。“黎”以“黍”作本，黍是高粱，为五粮之一。这就说明九黎是个最早掌握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部落。他们有使洪荒之野变为沃土良田的本事。他们很快就将这里建成了稻谷飘香的强大国家，号称“三苗”。于是，尧、舜、禹三代又

不断地“伐苗”。“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而“舜伐三苗”因深入苗疆腹地，终于葬身苗疆：“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上古帝王最受中国人称道的莫过于大禹治水。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一般不知道禹还有两项功劳。在禹以前战争大都类似于现代的村寨与村寨或家族间的打架斗殴，锄头镰刀擀面杖，有力气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禹创造了职业军人。禹组织了专司打仗杀人的军队。禹的军队经过三年的“执干戚舞”的训练后才开始伐三苗，这是典籍上最早记载有关军队的训练。禹带了手持金属利器的队伍伐三苗，战争持续七十天左右，三苗终于被打败。《论衡》里说“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而《古本竹书记年》里说，“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圻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金匱》里更是说，“三月不见日”，可见三苗遭杀戮的惨状；禹的另一个大功劳是开创了奴隶制度。禹把三苗的俘虏分配给征战的各部属、部落首领做奴隶。三苗是九黎之后，称黎人，古人又把奴隶称作“黎民”，与现在的“黎民百姓”不是一回事。“黎民”是奴隶而“百姓”是有身份的，学者们讲中国奴隶的产生，通常总是追溯到这次战争。奴隶不仅人身权利丧失，还殃及子孙，即子孙世代代为奴，世代代为社会提供奴役和剥削。

“三苗”这个名字从此在汉文记载里消失。而江西、湖南的崇山峻岭中又崛起了“南蛮”、“荆蛮”、“荆楚”，他们是三苗劫后余生的后人。他们在夏、商、周仍不断地遭到讨伐。苗族先民先后西迁，逃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又成了“武陵蛮”。秦汉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又对“武陵蛮”、“五溪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讨伐。迫使苗族再度向西边迁徙，大部分进入贵州、四川、云南。这是苗族第四次大迁徙。元明清时期，战乱不断，讨伐不断，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和四川，并从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路线进入云南。到清朝，苗族又大量地迁出国门，进入越南、老挝和泰国境内。据石朝江先生的《中国苗学》统计：仅1810年——1820年进入老挝的苗族就有五万之多。这是苗族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徙。

四

中国有两道长城，国人一般只知道据说在另外一个星球都能看得见的北长城，它的功能是阻止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南长城却鲜有人知，它的身体和它的实质都被淹埋在历史和自然的重峦叠峰中。明万历年间，明廷花耗四万三千两白银建造了北起湘西古丈县的喜鹊营，南至贵州铜仁境内的黄会营的所谓南长城，企图将苗民全部困死山上。

现在我们说的汉族，应该只有文化意义上的汉族，随着历史和社会的进化与人口的移动，汉族与各民族间实际上相互掺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没有纯血统意义上的汉族了。诚然，历史的恩怨与创痕客观存在，也不能简单地把之归结为苗汉两个民族的对抗。在统治者眼里，“汉”只是皇帝桌案上的玉玺，谁拿到了谁就是正统。自蚩尤被看成反叛者后，历代的中原执政者都将其剿杀、宰逐苗族视为正义、神圣的行为，是皇权势力伸张正义的重大举措。同样是少数民族，被拒堵在北长城外的满清入主中原后，对苗族的镇压和屠杀比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更残酷。清廷专门在中央皇权之地北京修建了专门关押苗民战俘的西山黑牢，谓之苗营：筑城将他们围住，仅留一门供其出入，并驻兵监守。以此向天下宣

传他们“正统”形象。被喻为“百年名臣之一”的鄂尔泰认为,天下有两大要:“以民务为急,而利民者莫要于水利,害民者莫甚于凶苗。”鄂为官历康、雍、乾三朝,历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经略七省大将军,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总理军机处大臣等等。光在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5—1736),对黔东南地区苗族的征剿,苗族人民被杀被围困饿死者不下三十万;被烧毁的有一千二百二十四寨(占总寨数的百分之七十五);被赦免的仅有388寨(占百分之二十五)。“杀戮十之七八,数十寨无一人。”大批义军男女骨干及家属,被强迫迁往他乡,还有一万三千六百多义军家属被发配为奴。鄂平苗胜利后,将缴获苗族的兵器和所有铁器,“溶干销戈”铸成两支铁柱,长十尺余,六面皆铸字,立于贵阳“甲秀楼”前,用以彪炳战绩,有《铁柱篇》为证。篇文中自吟铁柱“天阴鬼语闻呜咽,似之此铁非是铁,乃是千人万人血。”由此一斑可以看到清廷剿杀苗民的残忍程度。

五

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言》里所提的“五族共和”是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他甚至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中认为如苗、瑶、僮(壮)等其它少数民族已由于自然力的淘汰不复存在了。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后,他改变了这一观点,“现在讲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对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持之”。但是由于孙中山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早逝,更由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局限,最起码的“五族共和”也并未得到贯彻。

蒋介石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他在《中国命运》一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国境内只有宗族与宗支,并没有民族。主张中国境内有各民族的,便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当时的贵州省主席杨森在《边铎月午发词》里说:“今宜公认中华民国境内,只有一个国族,一个领袖,以坚强国民之信念,而实现孔子大一统之理想……”贵州各县县长,按照杨森的批示禁止苗族说自己的语言,穿自己的服装,行自己的风俗习惯。著名画家彭冠杰先生曾回忆道:“黄平的保警兵,保甲人员守在县城的四门,当赶场回家的苗族妇女走近城门时,突然围住,扯头巾,剪头发,剪裙子。”苗疆各地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剧。

在苗族人民的眼里,记忆里,历史的天空是一方板结凝固的铅块,历史的轨迹是一条崎岖狭窄逼仄的隧道。他们对外没有了朝代感,无论秦汉唐宋,还是元明清、民国,通通一抹黑。他们还一如既往地唱着他们的古歌、迁徙歌、苦歌:“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

六

据考证,蚩尤有三大发明,即刑法、武器、宗教。据考古资料证明:苗族的先民创造和参与创造了磁山·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楚文化,《苗族古歌》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乌孜别克族的《纳玛斯》并列为中国四大史诗性巨著……创造了这样重大文化的民族是那么容易被剿灭的吗?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文化支撑他

们的精神，所以他们能不屈不挠地迁徙，为了民族的平等，他们只要一有力量，便起来反抗。但统治者轮朝替代的剿伐，他们再也没有这种力量了，他们只能期待，期待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这期待就像一个梦，这个梦不是一夜，不是十年百年，这是一场数千年的春秋大梦，梦醒时分，五千年过去了，但毕竟梦醒了。

1949年，苗疆解放了！

1950年，作为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承担了党交给的民族识别工作担子。他觉得这是一件自古未有的事，组织了一批专家来做这项非常细致、非常严肃的工作。系统地了解到许多我国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现实和历史的情况，历史、民族关系的衍复和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经过酝酿和准备，又进行了国家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随之，除了“五族共和”之外的51个少数民族被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苗族是其中之一。这对于苗族来说，比什么都重要，至此，苗族人民才彻底明白，五千年的不屈与抗争，逃亡，就是为了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这是五千年的期待，期待这个伟大的政治，伟大的制度。

1951年苗族地区成立了，一大批苗族干部担任了联合政府的副专员、县长、副县长和区长，到1952年底，成立了四个县级自治区。1956年7月23日，建立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8月8日，建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一九五〇年冬，贵州丹寨县扬武乡一名叫王德安的苗族青年走出村口，正遇上一位叫王文斋的带领的共产党新政府工作队。他怀着莫名的激动将他们带进旧政府的乡公所。六年后的1956年7月23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他被选为自治州第一任州长，代表全体苗族人民来管理这片祖宗世代用血肉身躯哺之的疆土；而同时期进入州领导阶层的共青团州委书记，黄平县苗族青年王朝文，八十年代初成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省长。

至此，苗族人民从昏噩的五千年梦境中醒来。苗族人民彻底地相信自己走出了噩梦，走进了充满民族平等自由的阳光地带。

苗族是一个什么都用诗歌来表述的民族，五十年代初那几年，苗族人民掀起了创新民歌、唱新歌的热潮，古歌几乎没有人唱了，大有失传之险。以至贵州省组织了大批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下到苗乡，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苗族民间文学这一艺术瑰宝。有一首经当时中央民族歌舞团专家用雷公山地区苗族飞歌调进行改编创作的歌，传遍了苗山侗寨，大江南北，它开句就这样唱：

“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共产党的恩情比它高……”

雷公山的山顶到底有多高呢？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的“黎平会议”之后，共产党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前夕，伟人毛泽东勘测过了，他留下惊世骇俗的诗句：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毛泽东诗句中的山，就是苗岭的主峰雷公山。

（该文获贵州省建党八十周年征文一等奖）

南湖棹歌(外一首)

杨再将

当年荡起济时舟，叱咤风云岁月稠。
立地群雄兴大业，顶天一柱砥中流。
誓将历史从头写，敢把江山入画图。
海晏河清歌盛世，南湖一棹解民忧。

藏中诗

前贤立党为人民，众望北辰仰救星。
瓮里王八休爪舞，人间有秩稻苗新。
空前壮举沧桑变，上下通国鱼水亲。
皆大喜欢呼万岁，昊天长颂罔极恩。

兴业曲五首

杨再将

雨打神州夜正浓，烟笼黄浦月朦胧。
鸡鸣望志观天晓，日上扶桑跃海空。

敢为斯民解倒悬，星星之火看燎原。
群情开辟新天地，众手推翻旧纪元。

一从兴业拯人寰，同戴尧天展笑颜。
唱罢南风歌击壤，阳光灿烂照河山。

十分秋色胜春光，五彩缤纷锦绣香。
大好江山谁主宰？赞歌高处斧镰扬。

光昭日月换春秋，挽断黄河水倒流。
万里长征歌未竟，承前启后展新猷。

唱支山歌给党听

(散文)

山 间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满怀深情的歌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纪念建党 80 周年，庆贺母亲 80 大寿的时候，我们重唱这首歌，心中充满了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唱支山歌给党听，党的恩情唱不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一代领导使我们站起来，第二代领导让我们富起来，第三代领导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我们的党啊，始终为人民谋福利，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始终是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多难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争、奋斗的历史。我们的党啊，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担负起历史的重任，肩负着人民的希望，就一心救中国，一心振兴中华，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我们清楚地知道，是党挽狂澜于既倒，救人民于水火，拯中国于衰微，引中国走向光明大道。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又适时地提出了“三个代表”（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光辉思想，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欢迎。我们的党啊，在 80 年的艰苦卓绝不懈奋斗中，战胜了重重困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领导全国人民在雄关漫道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篇章。在种种严峻考验面前，我们党又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不断清除侵袭肌体的病菌，一步步走向成熟，变得更加坚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江总书记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著名论断，使我们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吸引力、战斗力、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人过半百，喜欢怀旧，尤其喜欢怀念那些对党的颂歌。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从心底唱出的对党的颂歌，如大海的浪花，高空的白云，苗岭的露珠，不可胜计。“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流传几十年的经典歌曲，越听越爱听，越唱越爱唱。今天，在隆重纪念建党 80 周年，热烈庆贺母亲 80 大寿的时候，我们重唱这首歌，倾诉内心的衷情，赋予新的激情，激发出对党的无比热爱。让歌声伴着脚步永远跟着党走，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党的壮丽事业奋斗终生。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要放开歌喉永远唱下去，包括我们的子孙。

颂改革开放二十年(二首)

苏双合

(一)

改革开放,前程辉煌。
发展经济,山河变样。
物质精神,同步快上。
两手都硬,千秋保障。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小平理论,引向导航。

(二)

改革开放二十年,神州大地展新颜。
邓旗高举开富路,人民生活节节甜。

如梦令——庆党八十龄

祝永祥

晨起阳台健跳,
鱼跃花笑鸟叫。
普天庆“七一”,
举国上下“学教”。
学教学教,
“三个代表”重要。

洪峰挡不住，毕竟渡江去

傅安辉

那是1977年初夏，几天连下大雨，山洪暴发，公路被毁，锦屏县有好几条乡村公路不能通车了，而我们县教育局有急事要下乡去办。当时局里数我最年轻，才20出头，下乡的任务就被派到了我的头上。

第一天，我步行70里到启蒙，抓紧时间办完了那里的事。第二天，必须赶到九寨去办事。

清早起来，天正下着大雨。打伞到启蒙街上吃了一碗米粉，又买了四个包子当中午饭带在身上，就向九寨出发了。

一个人穿行于崇山峻岭的茫茫林海之中，心里非常害怕碰到歹人，或者毒蛇猛兽，提心吊胆地往前走，翻山越岭，上上下下，东拐西盘，好不容易到了平熬山顶，这里已属于九寨的地界。从山头往山下望去，看见清水江正在暴涨，如一条黄色的彩带，飘动在大山脚下。

我要去办事的九寨区彰化公社所在地是在清水江的对岸，心里立刻有了担心，就是怕不能过渡。

当我下山来到清水江边，果然不出所料，渡船在几天前就已停止了摆渡。无论我怎么强调任务紧急，也无论我怎样说着好话求助，摆渡老头都不肯开船。

我在渡口上一筹莫展，而大雨好像越下越大，有意与我作对。我左顾右盼，希望见到别的男人，好求求他们，而事与愿违，在渡口站了约一个多小时，没见着一个人影，谁也不到江边来。

渡口上边有个村寨，侗话叫高潦寨，寨上居住的都是苗族，讲的是苗话。我只有硬着头皮进寨去求人。我找到了一个中年男子，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听了我的话，似乎所说的意思很明白，就边打手势边用断断续续的汉语对我说：“洪水……太大，谁……也不敢……渡你……过去，要……过去，得等……等洪水退……”他这么一说，我更着急了，等洪水退后才能过江？洪水什么时候才退？我办的是急事，能这么等吗？从他那里出来，我又到别的房子去找人。

在一家大木楼的屋檐下，碰到了五六个小伙子，他们正在打扑克。我又说明来意，恳求他们设法让我过去。他们对我很客气，但同样说渡江现在绝对不行，有一个小伙子还说：“现在过江，就等于开船到江里去送死！”他们的看法真让我失望了。大雨还在下个不停，在雨帘中，在雾气下，我离开了他们那里，向寨边走去。边走边往江面上看，只见浑黄的波峰一个接着一个，从上游滚滚而来，波涛拍打着岸边的石崖，发出爆炸般的巨响，江中排山倒海似的洪流流速极快，向下游汹涌而去，浩浩荡荡，无穷无尽。我终于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了。

但是,公务在身,转而又想,民办教师转正向州里上报材料的期限快到了,等不得啦!清水江那边几所学校的几位民办教师的转正材料办不到手,我回去怎么向局长交待?民办教师们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不知盼了多少年才盼到了转正的机会,若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只能等待下一次,而下一次谁又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有指标呢?于是,我倍感责任的重大,好像清水江那边几个民办教师的命运前途正操在我的手里。我得转回寨上去找别的人,无论如何要在今天过江去。

我绞尽脑汁想办法,突然心里一亮,闪进了一个念头:“怎么不去找寨上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找支书去!于是,我向人询问,快步走到了支书家。由于当时急着要过江,一见面就说明来意,就好言请求,竟然忘了问支书的姓名,只口口声声称谓他“支书”。支书是个50多岁的人,长得特别精神。他听到我是有公家急事要过渡,脸上掠过忧虑的色彩,很快出现坚定的神情,说:“小同志,既然你是县里来的人,要过江办公事,我们只好开最大的木船送你过去。”得了支书这几句话,我高兴得想跳起来。支书说完,就站起来,去找人划船,叫我在他家等待。

过了一会,我跟他来到渡口,那里已经准备了一只大木船,船上站着四个人,有两个中年,两个青年。他们没有说话,神情都很紧张。渡口的渡船上的老头,在讲着苗话,不断地摇头。岸上还有两三个妇女和一个老人,他们在用苗语跟支书和船上的人讲话,声调很高,我猜得出,他们是在劝支书等人不要开船。支书大声跟他们说了几句,就不再理会,转而对我说:“小同志,上船吧!”我上了船,他交待我坐稳,不要左右晃动,手抓牢船板上的隔枋,不要说话。又向船上的人们交待了一番,就下令开船。

只见支书带着三人在江岸上拉纤往上游走,让一人在船上撑篙,于是,大木船向上游驶去。约上了近半里路,支书和拉纤的人全上了船,由支书掌舵,调转船头,向江心开去。

这时,狂澜拍打着船身,飞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船舱里到处都是溅进来的江水,有两个人立即用大木瓢舀水外倒。大木船被浩浩荡荡的洪流急速往下冲去,在波峰与波谷中一上一下地跳舞,晃动得我头晕目眩,直想呕吐。支书两眼注视着前方,大声指挥前面的人用力快速划桨。他们五个人力挽狂澜,拼命向江对岸划去。经过近10分钟的拼搏,大木船终于在对岸靠了岸。船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而雨水、浪水和汗水早已湿透了他们的衣裳。

我从船舱里站起来往外望,只见江对岸的渡口上已经聚集了100多人,他们戴着斗篷,或打着雨伞,都朝这边看着我们,看着关系着人性命的大木船。我知道了他们的心情,我知道支书等人是在为我冒险,一股怪味从我的鼻子深处涌了上来。我忙跟支书和船上的人一一握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又把5元钱交到支书的手上,作为他们5人的摆渡费,略表我的一点心意。支书坚决不肯收钱,退给了我,我硬是要塞给他,他力气大,一把把我拉起,另一只手把钱塞进了我的衣包。我说:“支书你不收,我开给他们!”就把钱丢在船舱里。支书看见了,动作很快地捡起来,交还了我,还说:“小同志,我们五人都是大队支部里的党员,我们是不会要你的钱的!”说完,叫我快下船上岸,我只好收了钱,再次向支书握手,上了岸。

我一下船,支书他们用撑篙一撑,船就离开了岸边。

这时,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在江边暮色里,在没有停止的大雨中,我目送着摆渡英雄们开船回去。

遵义会议精神永存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杨鹤立

遵义——黔北重镇，
历史文化名城。
一九三五年元月初，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乌江，
进占遵义。

元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
集中批判了王明在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的“左”倾错误路线，
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
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打开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遵义会议，
这是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先河；
这是一次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敢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会议；
这是一次在极其复杂局势下，善于抓住主要问题，解决主要矛盾的会议；
这是一次坚持和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会议；
这是一次在非常艰难环境下，坚定革命必胜信念，继承发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精神的会议；
这是一次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的会议。
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
揭开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篇章。
它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永远彪炳史册！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精神永远激励我们胜利前进！！